

第一章 黑弟兄農制的破壞

那是一大片山地，正靠近司的雷的地方；山麓有能令人暴富的極膏腴的田地。這田地的四圍，盡是些崇峻的山嶺。那些山峯是那樣的高，以致面上終年積着皚皚的白雪。從山的腰中流出多道的瀑布，滋潤着山下的土地。其中有一條最大的瀑布，從高山的頂上，直掛空際，那清澈的冷泉，受着日光的反射，燦燦如同流金一般，因此，那地方的四鄰，就都稱之爲金

河了。

這些巨大的瀑布，並不是直接流進山谷中去，乃是順着山勢流到山的外邊，而谷中的空氣，也就得着水性的調和，所以十分溫暖。有時別處——鄰近的各地——雖然有了乾旱，但谷中因爲空氣中含着水分極多，却常常有含量的雨水。因爲這些緣故，那谷中年歲的收成，總是十分豐富的，以致米穀的蘖草，堆積得和小山彷彿。谷中產生着殷紅色碩大的蘋果；葡萄的顏色卻是深紫而含有極多甜汁的，所以釀出的酒味就極爲醇厚可口。並且那美麗蔥蘢的樹林裏，又天然的聚着無數的蜜蜂，正可供給人類以甘潔寶貴的蜂蜜；那里穀實豐滿而碩大，含着充分的糖質，從那裏面熬出糖來，自然是極甜美的。這谷

原
书
缺
页

原 书 缺 页

中遍地受着天然的栽植，無處不宜於農業的耕種和牧畜，故無論是誰見了，總要大大的引起驚嘆，於是『富庫』的大名，就傳佈於四周了。

這谷中所有的田地，盡屬於三個弟兄，他們的名字若照着排行稱呼起來是：雪兒滋，罕司，葛羅克。那兩位長兄——雪兒滋和罕司——的容貌，真是醜陋非凡，眼睛是很小的，目光是極蠢笨的，他們的眉毛很長，倒挂在前額，所以他們這眼睛看去總覺得是在那兒半啓半閉着。這種眼睛，最能使人厭惡和害怕，因為想從那藏在眉毛中半啓半閉的目光裏看出什麼表情，既是絕對的不可能；而他們的看着人，總是嚴澀而陰險，似能洞察別人的心腑，正在籌畫些什麼害人的陰謀似的。他們

兩個在這『富庫』裏耕種着天賜肥美的田地，對於農產的經驗是——沒有誰再能比他們還高深的了。他們對於各種生物，凡是不能夠增長他們的富源，供給他們做犧牲的，總須設法把他們完全驅除或滅絕了。所以那里的烏鴉是被他們的鎗彈射穿了胸脯；因為牠們是會偷竊他們的穀粒的。他們又用鋤鋤掘出刺蝟的窠穴，盡數擊殺了牠們；因為牠們足以害死他們的牛。土中和磚縫裏的蟋蟀，都被他們用水或火埋葬了，因為牠們能夠喫廚房中的麵包屑。綠樹葉下酣唱的蟬兒，他們因為嫌惡煩擾，也都用長竿摔死了。他們所請的雇工，從來沒曾給過半文工資，因為快到領取工資的時候，他們總要尋出一些罅隙，藉此就趕走了他們。他們既這樣會打算，又怎得不做大富翁呢？他們因為

要得到更多的代價，就把倉裏的穀糧收藏着，必定等到別人十二分的缺乏時，纔肯高價售出。因此，他們的金錢是應着他們的慾望而增加，他們的財產，實已多至能夠驚人的數量了。他們既這樣的富足，但我們卻不能曉得他們曾經給過誰一文錢或是一片薄麵包。他們從來不喜歡到禮拜堂裏去，教會執事若是請求他們繳納什一捐（註一）時，不但遭他們嚴峻的拒絕，並且要惹起他們不斷的咀咒和恨惡。因為這種種的緣故，他們就得着知道他們的人所送給的徽號——『黑弟兄』了。

但是那個最小的——葛羅克——卻和他的兩個哥哥完全相反，他的相貌，品德，和行爲，都和兩個哥哥完全不同。他現在年紀尚小（只有十二歲），他的容貌是很美麗的，眼睛作蔚藍

色，那真是一個美麗的童子。他不但外貌佳美，他那心情也很仁厚，所以他對於一切的生物，都是十分的慈愛和保護。但他這樣卻不能討那哥哥們的喜歡，倘使正確地說來，就是那兩位哥哥以爲這樣完全是錯誤的。若是哥哥們要喫什麼東西，——這是不常有的事——總是要他去替他們烹飪；這件事在他哥哥們的眼中看來，覺得對他已是很榮幸的了。但是他們不但是對待別人十分吝嗇，即便對於自己的供奉，也是刻薄非常，所以葛羅克這種榮幸的差使是很少很少的。他們有時要他替他們刷洗鞋子，揩擦地板；或者有時——那是很少的——命他洗濯碗盤，就把那碗盤裏所賸下的殘肴，賞給他喫，以爲一種特別的獎勵，但這種獎勵是極其難得的事；平時不過常常受着他們的



責打，——這責打在他們看來，實是施行正當教訓的良法。

他們這樣的生活着，時日過去得很是長遠了。

有一個夏季，——那是一個潮溼的夏季，鄰近這谷中的四面，都漲發了大水，水勢來得極其兇猛，以致農人們的草堆都被衝捲入海去了。村莊上的葡萄籐又被雹子打傷而致枯萎。將成熟的穀粒，被無量數的黑甲蟲嚙傷，不能繼續生長，就成了極大的災荒。但在『富庫』中的莊稼，仍舊是獲着豐稔的收成，和往年一樣，並未見有什麼短少，他們常常享有別人所不能有的；別人所遭遇意外的災荒，不但與他們沒有什麼妨礙，並且是他們發財的機會到了。那邊近的鄰人們，因為穀糧的短少，就紛紛地進谷來向他們糴穀，但當他們出谷的時候，就

不斷地紛紛毒詈黑兄弟。其實，他們所定的穀價，確是過於昂貴了，糴穀的人們，因為受不住饑餓，只好忍痛着受他們的宰割。但有大多數貧苦的人們，因為拿不出多數的金錢，眼睜睜地要餓死，又不能得着他們關在倉裏堆積如山的穀糧，他們餓得無法可施，只好向他們求乞，希望得着一些哀憐，賞賜一點口糧。但那是毫無功效的，黑兄弟的心腸真比鋼鐵還要硬些，眼看着多數活人，因為得不着食物，就餓死在他們的門外，也毫不動一些憐惜的同情。

那是一個冬天，天氣酷寒，並且是落着大雨，雪兒滋和罕司因為一件緊要的事，他們不得不冒雨衝寒着出門去，臨走的時候，就告誡葛羅克說：『在廚房裏小心燐烤那塊羊肉——不——

要讓任何人從外面進來；也不要讓任何物從屋裏出去！」他們說的時候，極其嚴厲，葛羅克恭謹的聽着。

葛羅克一人在廚房中爐火的旁邊極注意的燐烤羊肉，門外大雨落個不住，從那舊式老屋的門牆和屋頂的空隙處，時時有冷風吹着雨絲進來。那塊羊肉被火烤得已經有些發黃，發出一陣陣強烈的香氣，葛羅克一面翻着羊肉，一面自己想着：『這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！……我的哥哥們從來不曾請過什麼客人來家裏喫飯。』他用手把羊肉拿起來看了一看？又繼續着想道：『這樣的好羊肉，爲什麼不請客人來樂一樂呢？……這真可惜！他們從來不給別人喫什麼東西，萬一施與窮人一兩塊乾麵包，已經是……』正在這個時候，忽有一種極鈍重的聲音，

那正是有誰在門外扣了兩下。葛羅克雖是明明地聽見了，但不能立刻相信那就是人，因為這裡是從來沒有人敢這樣來扣過門的，那不過是一陣風罷了。但那決不是風，定有人在那里扣門了，因為繼續着又敲了兩下。於是葛羅克馬上跑到窗前，把窗開了，伸着頭向外面探望。

他看見一位很矮小的老人，有一個極大的鼻子，鼻尖的顏色，微微有些蒼黃；臉是圓的，皮色很紅，使人看了這種紅的皮色，一定可以猜想他是在四十八小時之內，必曾受過極猛烈的煤火烤炙過的。他的眼睛很靈活而有趣，口旁生着極濃厚的鬍鬚，蓬蓬地捲着向上面翹起。他的頭髮是白而夾灰的顏色，正如鹽拌在椒末裏一樣，紛紛地散披在那矮小的肩上。他的全



身長約四尺六寸左右，但頭上卻戴着一頂極高的尖帽，帽上綴着黑色長毛一掛，那毛倒有三尺多長。他上身穿着一件很長的背心，背心裏襯着一件黑色的外衣，其長也和背心一樣。他穿着這一身太長的衣服，若是不正刮着大風，實在覺得過於不合，而將有礙於行走了；現在被狂風吹着，飄搖四散，所以他才能移動他的雙足，因為那衣服比較他的身體竟要長過四倍而有餘！葛羅克心裏雖是十分的納罕，但終未說出什麼話來。他在門上敲了兩下，那時因為風把他那過長的衣角吹得四散，就轉過身來按着衣服。在這時老人方看見從窗中伸出那嫩黃色頭髮的葛羅克的臉，他看着葛羅克正在現出驚奇的眼光，就向葛羅克說：『喂！你這樣並不是來開門的方法呀！你看，我遍身』

都溼了，你不應該開門讓我進去麼？』那是不錯的，老人身上——真是完全溼透了，那頂高而尖的帽子上面所綴的黑毛，已經被大雨淋透，粘貼着他的身後，正像一條被打傷的狗拖着的尾巴。他那口旁的捲鬚，也時時有水滴進落那背心口袋裏面，又從口袋裏流出，彷彿那不絕噴水的小湖似的。

『先生，請你原諒我，我實在十分的抱歉，因為我真的不能……』葛羅克很憂愁地說。

『你爲什麼「不能」呢？』那老人仰着面正看着葛羅克。

『我實在是不能讓你進來，……若是我竟這樣做了，我的兩位哥哥就會把我打死的！——但是你到底需要着什麼？』

『我需要？——我需要火，要躲避這大雨的地方！』老人